

XINWENCAIBIAN YUSIWEI FANGFA
SURUOZHOUZHU

苏若舟·著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

新闻采访和写作是复杂的思维活动，它有哪些规律可循？摆在您面前的这部书，通过对记者实践的理性思考，揭示了记者思维的奥秘，展示了记者把握客观世界多种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各种新闻体裁写作的思路，为您在新闻领域里进行创造性的劳作，开阔了多维的视野……



山西人民出版社

苏若舟·著

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

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多年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经验总结。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第三章为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第四章为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第五章为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本书可作为新闻采编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同志参考。

G212
S855

苏若舟/著

G 212
1251

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

XINWENCAIBI ANYUSI WEIFANGFA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新登字6号

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

苏若舟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875 字数: 823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203-02290-0

D·409 定价: (平)24.00元
(精)28.00元

出版说明

解放军报主任编辑苏若舟同志，历经五个寒暑，融进了自己从事记者、编辑23年工作实践的心血，撰著成这部新闻论著，它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学术上有所创见，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与众多的新闻专著相比，本书具有五方面的特色：

▲它第一次运用思维科学、系统地论述新闻工作者采访和写作的思维方式，揭示出记者复杂的思维活动的规律。本书第一篇的“记者思维论”，是作者开垦的处女地。他用思维理论，帮助记者、编辑按照正确的思维方法，去驾驭采访和写作实践。第一篇中一些独到的观点，从思维学上丰富新闻理论。比如，作者对“形象逻辑思维”的阐述，体现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看法，目前国内可查据的仅有北京师范大学朱智贤、林崇德教授在《思维发展心理学》提到过这个观点；又如，作者认为，灵感是直觉思维的表现形态这种见解，和钱学森教授提出的灵感思维学的学术观点，也有其不同的认识；作者对模糊思维学在新闻学上的运用，也表现出许多新颖的思想。诸如这些新的探索，都给人们以新的启示，提出了许多深思的课题。

▲它第一次根据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把新闻工作者的业务分为两个层次：基础报道业务和高级报道业务。循着本书的第二篇到第三篇的思路，可以领悟到记者的采访与写作能力，

不是径情直遂的，作者通过理论上的总结，给记者指出了一条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向前发展，并由此去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的道路。

▲它对各种新闻体裁写作的研究与其他论著不同之处是，作者提出并应用系统思维方法，阐述各种新闻体裁写作的基本思路。作者还考虑到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对于写作实践较丰富的读者，作者从理论上启开新的视角。对于写作刚入门的读者，作者总结了58篇自己采访、写作的体验，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本书第一篇是总论，第二、三、四篇，作者具体阐述了消息、通讯、调查报告、述评、专访、会议报道、批评性报道、连续性报道、新闻评论、杂文和理论文章的写作原理。每个体裁作者还选入了他采写的作品并附有写作的体验，对其提出的理论作了实际的说明，为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耕作之道。

▲本书作者的经历也耐人思索。他靠艰苦的自学跻身报坛，后又经过新闻学院深造，再回到实践。作者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经验融成一体，使这部书成为一本值得阅读和研究的新闻基础书。

▲这部新闻论著是作者笔走龙蛇23年，曲径跋涉之后的理论升华。是作者对智慧之果的反刍，是对真知的整理和对误行的彻悟。作者在阐述新闻理论中，常常闪现出许多新颖的思想火花。他在字里行间还真诚地诉说自己如何艰难地迈过拓荒时的茫然和困惑，才懂得耕作之理和稼穡之道。作者经过长途跋涉和执著追求之后，所获得的智慧的燧石，给新闻工作者许多沉重的警示。唯其如此，张爱萍将军为作者题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送你一片帆

——致正在启航的朋友



假定这部书的读者都是年轻的朋友，开篇之前，我想诉说一点经历和对朋友的几许期待。

写这部书的动因萌发于1985年。那时，我把自己对事业的追求误以为是年轻人的冲劲。可是，这年6月，当我拿到中国新闻学院毕业文凭时，那天晚上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思绪莫名其妙地汹涌而来，炽热地想阿叔、阿妈（广东人对父母的称呼），急迫地想回家乡那谧静的山庄。小时候跟着母亲上山砍柴那些盘山小道，一条条地清晰地浮现在脑际，甚至阿妈当时疼惜的面容也历历在目……以往我从不去回忆往事，但从此之后怀旧的潜意识一发不可收。我百思不得其解，经人点拨才明白：哦，原来是人到中年天过午了，“生物钟”本能地发出了这种思旧之情。这时，我不能不承认：岁月洗去了我们“老三届”的年华，我不再年轻。虽自勉力，还想以拼搏来和

年轻人一起崛起，也难以追回失去的岁月。

历史嘲弄过我们这一代人。本来1966年高中毕业，我可以在风华正茂时期度过美好的大学生活，结果是到了不惑之年的临界线才疲惫地补走完这一段路程。幸好1968年给了一个以笔从戎的机会，当我走过短暂的战士生活之后，就踏进了新闻队伍的行列。我在野战军当了8年新闻干事，又到解放军报社做了15年军事编辑工作。在报告匆忙而多变的年代中，写过各种体裁的新闻，在报刊上留下几百篇习作，几十万铅字。虽然每写就一篇作品都颇费心思，试图追求一点新意，但仍无名篇可言。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撰写过《记者素质谈》论著，编著过《军事成语》、《古今汉语成语词典》等书；在结合本职工作中，也曾主编过《军事纵横谈》（第二集）、《战略性转变与教育训练》、《士兵与军衔》等书，东西好象有一些，也都不尽人意。当孩子在北京市作文比赛获奖时，曾问起我有什么成名之作，引起了许多感慨。作为编辑，我大部分的劳作是在他人作品上耕耘，尽管为他人精心编改的作品曾经获得过中国首届新闻奖。但这种成果完全应属于作者，而自己还是没有采摘到其间最鲜活的花卉，我只能怯怯地说：“说不定下一篇会有希望。”

“寄希望于下一篇”。20多年来，我总是借此点燃起奋斗之火。随着青春的逝去，我也知道自己恐将难成大器，但又笃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总把希望寄于奋斗，寄于将来，结果弄得自己好苦：不敢怠懈，不敢辍学，不敢停笔，没有宽松的时刻，没有宁静的心境，总在渴望和追求有希望的“下一篇”。

我没有受过澎湃的大海熏陶，缺乏那种“大江东去”的气质。虽然也触景生情写过一些有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气势的报告文学、通讯和新闻，但我并不那么酷爱这些作品，

就个人的情愫和志趣来说，偏爱那些“淡泊、平易、质朴、隽永”的习作。这恐怕是由于读高中的那三年间，校旁有一条涓涓的小河，那潺潺流水，潇潇细雨，如诉如泣，给我留下了绵绵不尽的眷念与一缕缕的情丝。那时，我就觉得文章就象可爱的溪水那样清清澈澈，那样自自然然，那样沁人心脾。后来，我读鲁迅先生的《南腔北调集》，总把鲁迅先生关于做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忠告，作为暮鼓晨钟。我觉得，记者就是记者——普通的脑力劳动工作者，为人和做文章都应当质朴，不应把记者粉饰成自欺欺人的什么“无冕之王”。读者喜欢你的作品，他就高兴地读下去，进而与他的情感产生共振；读者不买你的帐，你的作品也只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因此，我写文章时，时切读者是我友，读者是吾师，告诫自己应当向朋友敞开真诚的胸怀，袒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要故弄玄虚。这也许就是我苦苦追求“淡泊、平易、质朴、隽永”风格的缘由。

1988年，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度过了20个春秋，恰好新闻界第一次评定职称，于我以主任编辑这一高级职称的馈赠。搞专业无其他的奢望，除了编稿、采访，可以忙里偷闲，凭韧劲有计划地研究点理论，做点学问。灯下拾零，积以时日，也就留下了不少关于探讨新闻理论方面的篇章。近几年，我为新闻理论的研究繁荣而感奋，看到同仁们对写作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著作颇多，但也深深地感到长期以来新闻学对新闻实践和理论的探讨还囿于文章本体这一领域，较少涉及新闻工作者本身思维活动规律的认识，不注重方法论的研究。我便萌发了开垦这块荒地的愿望，试图运用年轻的思维科学，对新闻实践进行理性的思考，求索记者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以提高思维素质。

岁月匆匆，经过五年业余时间的折磨，我终于完成了这部

书。我觉得，本书尤其是前四章还是有一些可读的和可供继续研究的地方。它较系统地阐述了记者六种思维方式。这些文章择要陆续刊登在《新闻与成才》杂志上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于是，我将它们系统地加以整理，又把过去的一些新闻作品和新闻业务的文章收集归类，从思维方式上总结实践的得与失，使理论探求和实践体验浑成一体，形成《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这样一个思路。我想，不管她是瑰瑜，还是砖石，对于丰富新闻理论的宝库，对于启示人们的写作实践，总还是有益的。

尽管有人讥讽过我谈的这些思维理论看不懂，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光满足于自己采访的经验，而不从理论的高度去驾驭自己的实践，即使他能够完成一时一事的任务，但终究不会在独创方面有更大的建树，其结局往往是搁浅在狭隘的一得之见的礁滩上。理论是实践的基石。一个长年累月奔波于第一线采访的记者，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用深刻的知识火炬来照耀劳动”（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语），才能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强透视社会的能力，把握看问题的视角，敞开思维空间，敏捷地扼住新闻的契机，深层次地开掘新闻的价值。唯其为此，我对新闻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怀着一份执着而真诚的情感，孜孜研究记者的思维规律，给新闻界的后来者留下一些探路的标记，给有志于在记者岗位上独树一帜的朋友做一块铺路石。

《诗经》有言：“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如那位读者愿意阅读这部书，我真诚地希望他能耐心地浏览这本书的前四章。在这些章节里，谈了大量的理论，对于写作实践有不同一般的意义，读者也许可以从中获得若干亮点，在更深层次上来把握自己的采访、写作的实践，这是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

按说，做点学问不比仕途上竞技，较少尘事烦心。但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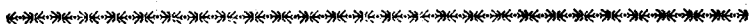
上也颇为艰难。我的一部分新闻理论择要载于《新闻与成才》杂志上后，也有诸多非难。为此，我终止了连载，好让自己的心灵停泊在一处寂寞的小岛上，去完成自己研究的课题，走完这段思考的沼泽地。我对此不作任何的辩解，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自己的追求，文章的每个观点都是在自己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迸发出来的，引用的事例也并非轻而易举。有时，为了寻找一个佐证，连朝接夕，熬更守夜，不知其苦，在林林总总的记者传记中寻觅，获取200字的资料，竟然耗费了我一个月的时间。23年笔耕日月，我历来不敢轻率为文，误人子弟，珍重记者这一职业应有的品质。我常念及曹雪芹披阅十载的艰辛，体会写作中的甘苦，不惜付出自己的心血和赤诚。

五年前一个落霞云飞的黄昏，我开始躬耕这部书的第一犁。几多荆棘，几多苦涩。今天终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午夜，整理完20多年来渗透奋斗泪痕的文稿。她系着我的追求，也留下我的遗憾，我希冀这部拙作能为启航泛舟的朋友添一片帆，伴着他乘长风，破万里浪。

1991年12月8日凌晨于北京阜外西口

跋涉者的品格与智慧

——苏若舟其人其作印象



就象一粒松子落入绝崖裂罅，唯有坚韧的根系方能支持未来的挺拔；就象鹰隼与蓝天白云为伍，需有雄健的翅膀方能扶摇搏击——人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偶然性和适者生存的必然性孕育了关于曲径跋涉、荒原寻觅，关于零的突破，关于跌倒与崛起的哲理。

苏君的选择正是如此。他投笔从戎却又以笔为戎，孜孜于“绿林大学”，完全是靠向师傅心摩，请前辈指教而跻身报坛，走的是一条艰辛而又执著的奋斗之路。为冲破坎坷，破译未知，他竟以小学生临楷描红的苦功，从《解放军报文选》中选出50篇消息、20篇通讯，每日黎明即起，在山间小路上吟咏背诵，半年之内烂熟于胸。办法是笨了些，但新闻写作的规律恐怕也就揣摩个八九不离十了。从师承范本到写自己的作品，从了解一般规律到追求特殊的风格，心血和

着泪水，一路洒过去，让荆棘长它自己的刺，让幽兰开它自己的花，让无花果结它自己的果……笔走龙蛇二十余年，眷眷恋恋，不改初衷。“爬格子”本来就是很苦的事情，既非科班又想“爬”出点名堂就更不会有轻松的时日，那“就好象推着一个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歌德语），必须大汗淋漓地挺住，不敢稍有懈怠，才能实现偶然与必然的统一，牵住命运的缰绳。

苏君自称不敢和大方之家相提并论，用不朽名篇来作为自己记者生涯的里程碑，但他奉献读者的《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这本书却是有某种标的的证明。苏君裸露着自己包含着痛苦的进取经历，无意对任何评品挑剔稍加推拒，给有志于新闻之道的青年学子以沉重的美的警醒。

这本书是苏君的20多年耕耘录。有耕耘就有收获，但作者的初衷似乎不在于展览仓廪的丰实，而是要归真返璞，告诉人们他是如何迈过拓荒时的茫然、终于懂得了耕作之理与稼穡之道的。因之此书是对智慧之果的反刍，是对逝去岁月的祭奠，是对真知的整理，是对误行的彻悟。作者是靠自学起步前行的，其实践的艰苦如前所述。假如他仅仅停留在这一步，纵躬耕不辍，恐怕也只能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略有所取。然而他懂得“新闻要用脚去寻找，要用理性去思考。”他脚踩黄土，却敢于把思想的触角伸向理论的苍穹，他在新闻学院的苦读，多年对新闻理论的探寻，正是为了摆脱贫瘠，争取有把握的丰收而投之以桃。所以，他的这本书不是人云亦云之作，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晶。对于从事写作的读者来说，虽不敢断言这就是一本基础书，但起码可以说是智慧的燧石。与其他新闻论著相比，在探讨问题的方法上，苏君另辟蹊径、自有独到。他系统地、有机地阐述了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的各种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虽然不少从事写作的人都曾运用过，但往往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作者借助思维科学，拨开朦胧，触及内涵，把记者认识事物的方式理论化，使人读后油然感到“思维剪刀”锋利了不少。实践，特别是艰苦跋涉的实践，经过理论的升花，是值得琢磨和耐人寻味的。当然，初读时不象看那些关于写作的经验之谈，比如一次采访或一次改稿的体会文章那样一下子就让人明白其中的道理，然而细细去品味他这些文章的思想底蕴，却能使人获得深层的启迪。唯其如此，这本书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为人们把握新闻工作规律提供了新鲜的视角。

我与苏君的交往已有些年头，但仍不敢谬托知己。他在我眼里的主要形象是个勤勉踏实的“编辑匠”，为人谦和坦诚，不设城府，颇讲义气，助人为乐。有时编出一篇好文章来，他就会打电话来“显摆”，自得其乐，溢于言表；当然有时也难免编出一些凑凑合合的、一般化的东西，他也敢于自嘲，表现出几分甘苦自知的诙谐与幽默。他的人格和文采，执著与坚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解放军报曾经有一个办得颇为红火的专栏——《军事纵横谈》。那是一个为着探索我军现代化之路而向着世纪风、向着时代潮呼唤的随笔园地，文字清新，内容广泛，吸引了一批上下求索的作者，也调遣了广大指战员研讨军事，革故鼎新的热情。苏君曾主持这个专栏，为我编发过不少稿件。看来，他觉得点化斧正得最为得法、最为满意的一篇是《缪斯女神与管理教育》。其实，那篇文章在我来说完全是俯拾而来，由头乃《外国军事学术》杂志上面的一则短讯，豁然有会于心，于是发散思维，一挥而就。苏君却似得了个宝贝，好生伺弄：撮其旨意，把隐约的标题挑明，提要钩玄，画龙点睛，理其枝叶，删夷一千，增润二百，务求亭亭玉立，洒脱紧凑，做了一番鲜花着锦、点铁成金的再创造。为他人作嫁，如此不遗余力，可

赞可叹！有人说：“热情的编辑就好象一艘颠簸的小舟，载着知识和力量，驶进一个个心灵的港湾。”这么多年来，他颠簸颠簸地驶进过多少港湾，可能早就记不清了。但是他载去的智慧与情谊，却不知点燃了多少作者的创作痴情，因之而卓然挺拔者，怕也会有的。

1985年百万大裁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大篇章，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是使猛士良将心灵悸动的大考验，当然也是军报宣传的大题目。苏君受命前来采访北京军区精简整编部署与开局的情况，恰逢我参与那项工作，便成了他采写那篇通讯的合作伙伴。记得那日傍晚，我们坐在招待所附近的小花园里讨论文章的骨架。绯红的流霞象阅兵的方队，十分壮观地横贯天幕。苏君神采飞扬，侃侃而谈。他说，解放战争打了三年，胜利之师摧枯拉朽，那是发展壮大的三年；完成整编部署也是三年，但这却是自我扬弃、剪除积重的三年——是大工程，大事业，大战略，非同凡响！我们不能把它写成枯燥无味的公文，应该有诗一样的激情，应该有哲理的意蕴，有悠然不尽之味。就是那次，苏君赠我一本《人生珍言录》，而他那篇通讯的第二段引言——“提灯的人走在最前面，这几乎是一切事业成功的要诀”——就是从这本书中摘来的。苏君说他是要刻意“揭示事情的哲理，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并用轻松的笔调来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我是最早的感受者和见证人。

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锤炼意境吧。写大题材、大事件，必须涵容历史的深邃，抢占时代的高度，拥有沉思的气质，具有判断的本领，才能高屋建瓴，意到笔随，得气象浑成之妙。这是由表及里、发掘内核的功底，这是升华再造，引发读者共鸣的艺术。在思想走过的地方，历史才能留下它真正的足迹。

苏君认为，“记者是充满激情，又具有冷峻目光的社会观察家”。“记者用孩童般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他把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都看得那么新鲜，从别人很可能匆匆而过的地方，习焉不察的领域，辨出它某方面的新异。同时，它又用聪明的长者的目光去洞察世界，他要看到生活帷幕后面的东西，从中找到最有意义的事实，或者从中捕捉到人们深层的心理。”

新闻写作，我是外行。但苏君的这些话，我还是信服的。没有火热的激情，就不敢领异标新，放情于二月之花；没有冷峻的目光，又很难删繁就简、陶然于三秋之树。没有孩童般的烂漫天真和那闻天籁，探蚁穴的发现欲，就不可能有强烈的信息分享意识，就无法感触并非同一条河流的清凉，采撷太阳底下的鲜活；而没有长者那久经风霜的从容，阅尽沧桑的淡泊，又很可能陷入雕词琢句，流于琐碎的浅薄，在他笔下不可能出现开风气之先，新天下耳目的沉雄深邃之作。如此而论，干新闻这行当也确属不易。它对记者自身素质的要求太苛，需冷热兼备，性格组合，既得童心不泯，对一切都感兴趣，又要持重老练，深味人生，善于对新闻事实进行高度的概括与深刻的烛照。从这本书所集纳的新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君对客观事物的透视力，他善于找“新闻眼”，他对新闻主题的提炼是很出色的。苏君不是诗人，但不少作品充溢着诗情。他曾为我改过一篇评论的开头，以“红杏出墙”状写军事训练的形势，显得典雅、又很贴切。至于他自己的新闻作品，当然就更求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融成一体，眉清目秀，诗意盎然。在他一些比较成熟的长篇与短章里，还表现出他苦苦追求的“淡泊、平易、质朴、隽永”的风格。他写过不少“大江东去”的作品（如《今日雕弓满月》、《倩谁彩笔写山川》、《猛士如云唱大风》、《长城交响诗》、《金戈铁马，走向合成》……）；但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他并不十分喜欢这些作

品，而偏爱“小溪流水”之作。这恐怕是由于他更注重作品的美学价值的缘故吧，想极力去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美的感应。通讯《一个连队干部的墓志铭》，就饱含着他的这种眷眷之意。他在这篇通讯的题记中写到：“小草以平凡的本色，给大自然以无限生机”。是啊，我们的精神荒原还太多，还需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去覆盖，去妆点，去解救那里的干渴与贫瘠！这就是诗，诗意的提炼就是美的发掘。美很慷慨，又很吝啬，发掘深邃的美需要冷目慧眼。激情与理性的一致点也就在这里。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不同时也是一个渊深的哲学家”。那么，对于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诗情与哲理交相辉映的素质，不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吗！

苏君辛勤耕耘二十三载，既当编辑，又当记者。自己撰写了几百篇新闻和评论，又为他人编发了几千多篇新闻稿件，且著书几册，如今该是枝干挺拔、羽翅丰满的时候了。但他却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晨钟暮鼓，为日晷金鉴，兢兢业业，苦苦寻觅，不肯轻率为文，亵渎职守。“当我重新阅读过去的一些新闻作品和新闻理论文章时，感到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现在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奉献给读者，一种负疚的心情油然而生。”他这番话决不是故作姿态。他常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有份外之求，也不能企图突然名噪一时，声震遐迩，只有老老实实做学问才是。他喜欢这样一句话：人唯有在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中才能真正有所得。不管这里面是不是有某种艾怨或感叹，但专心致志，进取不已，毕竟是最可宝贵的治学态度。很难设想，为了谋一个什么职位（职称）而营营苟苟、神不守舍的文人，其笔下能有可读之篇章。

苏君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情趣，有时候甚至表现为书呆子式的偏执。一次他去广州出差，我托他捎